



地下省委在活动

阿·費道罗夫著

新文藝出版社

12
837
1

阿·費道羅夫

地下省委在活動

張常人譯

上 册

新文藝出版社

阿·費道羅夫

地下省委在活動

張常人譯

中 冊

新文藝出版社

PA
2013
0000

阿·費道羅夫

地下省委在活動

張常人譯

下 冊

新文藝出版社

А. Ф. Федоров
ПОДПОЛЬНЫЙ ОБКОМ ДЕЙСТВУЕТ
根據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О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4 年版本譯出

地下省委在活動

阿·費道羅夫著
張常人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登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49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26 1/4 插頁 1 字數 577,000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9,000 全三冊定價(6) 2.60 元

作者序

跟法西斯德國作戰的四年，是我一生中最艱難、最有意義的歲月。不單是我一個人，我國大多數的公民都可以這麼講。

我不得不忍受很多磨難，不得不看到很多事物，也不得不作很多思考。我沒有寫日記。這的確是件憾事。可是我的記憶力不錯，我所遺忘的事情十之八九不是不很重要，便是我不大清楚的。我決定只把自己親眼見到的、或者至少是來自絕對可靠方面的一切講出來。

戰時，我的生活發生了許多變化：我原是烏克蘭共產黨徹爾尼郭夫省委書記，而在敵軍佔領地區，我同樣成爲徹爾尼郭夫省委書記，可是已經是地下省委書記了，後來還當了沃倫地下省委書記；成爲烏克蘭龐大的游擊聯隊的司令員之一。

徹爾尼郭夫和沃倫兩省省委聯合了好幾千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數以百計的共產黨的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支部、幾十個游擊隊和抵抗小組，這些黨員和團員爲了種種原因，都留在敵人的後方。這是一股極強大的力量。

單是我所指揮的一個聯隊，就撲滅了二萬五千多名德國侵略者及其幫兇；顛覆了六百八十三輛載運敵方生力軍和技術兵種：坦克、飛機、卡車、大炮的軍車；八列裝甲列車及其兵員也飛上了天空。我們聯隊的爆破手們炸毀了四十七座鐵道橋梁，三萬五千公尺鐵道路基，二十六處油池和燃料倉庫，三十九處軍火

庫和被服庫；我們游擊隊員們埋設的地雷，炸燬了十二輛坦克和八十七輛卡車。實際上，我們的聯隊使敵軍蒙受損害的全部數字還遠不祇這些。政府對這種活動給以極高的評價：我們有十九名戰士和指揮員獲得“蘇聯英雄”的稱號，同時有幾千人獲得勳章，這就足以說明了。

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和游擊隊員們，因為對侵略者進行武裝的抵抗，因為同敵人進行實力懸殊的鬥爭，振奮了，並使他們明白到黨和蘇維埃政權依然活躍在烏克蘭。

我勉力陳述了徹爾尼郭夫和沃倫兩省的地下工作者和游擊隊員們怎樣為祖國的自由與獨立而鬥爭，可能不够謹嚴，不够絢麗，但却是真真實實，誠誠懇懇的。

內 容 提 要

本書為一著名回憶錄，乃寫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游擊隊活動的情形。全書共分三部，約六十餘萬言。第一部寫共產黨員怎樣轉入地下工作，描繪了戰爭初期的艱苦歷程；第二部寫如何組成游擊隊有力地打擊敵人，描繪了烏克蘭人民怎樣在黨的領導下，于敵后進行游擊戰爭；第三部寫游擊隊伍龐大了，向西挺進，描繪了它們怎樣在敵后配合紅軍的反攻，擊潰敵人，取得最後的勝利。作者為蘇聯英雄，曾任烏克蘭徹爾尼郭夫省委書記，也就是省游擊隊的司令員，全書充滿了愛國熱情，盡是真人真事，文章生動感人。



作者像



第一 部

共產黨員轉入地下

第一章 炸彈落在徹爾尼郭夫

星期天，我巡視了一處大工程之後，回到徹爾尼郭夫。

路上，我們遇到一場傾盆大雨。道路變得泥濘不堪，汽車輪子開始轉着空轉，結果完全給陷住了。這時我們還發覺忘了買香烟。我們感到十分苦惱：因為不但將在傾盆大雨之下陷在田野裏一夜不得安睡，而且，又沒有烟吸。

在晚間，我們三番兩次設法把汽車推出泥潭。大家弄得又濕又髒。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已經是上午十點鐘光景。我又想睡，又餓得慌。我想起了巡視的印象：和建築工人們的會面，整潔的宿舍，順着公路兩旁，像一道道牆似的，黃熟豐稔的小麥，以及在旁邊地裏長滿的矮矮的橡膠草，這種橡膠草我們在徹爾尼郭夫省剛開始栽植。

我動手脫下潮濕的長統靴，正想躺到沙發上去，我的妻從院子裏奔了進來。

“畢竟回來了！”她喊道。“他們已經叫過你差不多有十次了。省委會的值日員。第一次的電話是在早晨七點鐘打來的，以後就老打個不停……”

她話還沒有說完，電話鈴又響了。我就拿起耳機。

“阿列克賽·費道羅維奇，您是否知道，阿列克賽·費道羅維奇……”值日員顯然很激動。他一再叫着我的名字、父名，然後急急地說了一大套“您看”、“所以”之類的毫無意義的話。我無法

了解他的意思。他怎麼也說不出“戰爭”這兩個字來。

我重新套上了潮濕的長統靴，在盤子裏拿了一個餡餅，又直接從壺裏急吞了幾口牛奶。我大概已失去了常態，因為我的妻在驚惶不安地望着我。我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她，跟她說了聲再會，便走出寓所動身到省委會去。

我一到省委會，就打了一個電話到基輔，找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我腦子裏擠滿了各種思想。“跟法西斯作戰……當然，它是遲早要來的……要沉着！要有組織性！他們的飛機會不會衝到徹爾尼郭夫來呢？……啊，多麼好的收成啊！多麼出色的收成啊！”我又想起了沿着公路兩旁的小麥。“現在誰來收割呢？……”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是您嗎？我是徹爾尼郭夫的費道羅夫……”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說話很鎮靜，但是比平時的声音要低一些。他告訴我德機轟炸了日托米爾和基輔，我們的若干前哨站已經給破壞了。

然後赫魯曉夫同志說到各項當前必須完成的指示。

半小時以後，省委會的委員們在我的辦公室裏集合了。

十二點正，莫洛托夫同志發表廣播演講。

這一天，我參加了好幾處集會。

六月二十三日一清早，敵人的幾架偵察機在徹爾尼郭夫上空出現了。

戰爭的頭幾天特別緊張。省裏和市裏都在進行緊急動員，部隊也在徹爾尼郭夫組織起來。有幾千人從各區坐着卡車、馬車、火車或者徒步到市區來。

人人都忘我地工作着。大約有十五萬集體農莊莊員、產業工人、公務員和家庭婦女，都去築防禦工事了。此外，人們在每一個院子裏都挖了防空壕，掘了狹長的坑道，在所有的頂樓裏堆好了沙包。

我到各處去視察，到過很多工廠。那些工廠一面進行改建，一面轉入戰時生產，我還每天去訪問各區軍事委員會。我必須不斷地講話，解說，宣傳。到了晚上，嗓音總是發啞。

但是每天傍晚和夜間，要和部隊的指揮官們、工廠廠長們和區委書記們開會和見面。我一天從來沒有三小時以上的睡眠，而且只能打一忽兒瞌睡。一連幾天我都沒有看到我的妻兒。

就是在她們離開徹爾尼郭夫的那一天，我也無法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我到車站時，火車已經快要開，我對妻兒話別的時候，火車便開動了，於是我不不得不在行駛中跳了下來。

抓緊了我們大家的主要情感是責任心。

我們是這樣理解的：我們既是共產黨員，又是領導人員，所以我們對人民、對公共財產、對人民的自由是有責任的。這就是我們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找到滿足的原因。休息是可恥的，有一個老老實實的好人說，他連上床睡覺都覺得慚愧。

敵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徹爾尼郭夫上空。首先被炸的是鐵道樞紐站。這是在六月二十七日的晚上。我在空襲以後半小時就到了那地方。我看到了第一批犧牲在法西斯魔掌裏的人：兩個炸死的婦人和一個斷肢裂骨的孩屍。我竭力想保持鎮靜，但仍然渾身發抖。因為我腦子裏還沒有想到過目前所發生的事故呢。這似乎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一件不幸的事。我們只要採取預防辦法，就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

六月二十八日，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馬林科夫

同志，和蘇聯元帥布瓊尼到了徹爾尼郭夫。這次會議——可以說是和我們的一次談話——佔了三個多小時。我們巡行了全市，視察了軍事目標，當我們回到省委會的時候，馬林科夫同志接到了斯大林同志打來的電話。就在當天晚上，大本營的代表們便出發了。

我提起這一次會見，是因為它不論對於我或其他參與了談話的同志，兼有鼓舞和清醒的作用。我們逐步明白：戰爭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必須經過深思熟慮的工作，這項工作的規模和緊張是空前未有的。

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斯大林同志發表廣播演講以前，本省誰都沒有準備過布爾什維克的地下活動，也沒有從事建立游擊隊，我承認，連我也沒有想到這件事。

德軍展開了攻勢。烏克蘭西部成了戰場。雖然敵機在徹爾尼郭夫上空出現了幾十次，反覆轟炸了本省的若干城市，但是我們這批徹爾尼郭夫省的領導工作人員，却認為德軍要侵入這兒——烏克蘭的心臟地區，似乎是不可能的。

七月四日，我在徹爾尼郭夫機車庫工人的大會上講話，我說：法西斯匪徒們決不會衝到本市來，儘可安心工作。我也真誠地相信是如此的。

當我從鐵路員工的集會回到省委會時，我知道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的書記柯羅特欽科同志從基輔來了。他在徹爾尼郭夫沒有逗留多久，總共不過一晝夜工夫。他和省區各組織一同擬定了第一批撤退的人員、工業設備和貴重物品的計劃。在臨走以前，他叫我們登記國內戰爭時的游擊隊員。

“費道羅夫同志，他們的經驗或許有用呢！”

當晚，我接到了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發來的一份電報，叫我到基輔去。我毫不耽擱地坐着汽車動身了。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當夜便接見了我。他把前綫的情況描述了一番，然後說，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他說，對於德軍的攻勢，不應當作過低的估價，不要讓突入我國心臟地區的敵軍發現我們毫無準備。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提議立刻動手作布爾什維克地下活動的準備，預先在每一地區組織起一支游擊隊。

“您一回到徹爾尼郭夫，馬上便開始挑選人員，在森林裏建立一些游擊隊的根據地，並且讓入選的人員受軍事訓練。布爾密士特連科同志會在那邊詳細地指導您的。”

米哈依爾·阿列克賽耶維奇·布爾密士特連科告訴我，怎樣挑選地下工作的幹部，游擊隊應當是怎樣的，是怎樣組成的，還給了我幾種密電碼。

使我驚奇的是中央委員會早已擬好了一個地下活動的整個組織計劃。

“記住，”布爾密士特連科同志在分手時對我說：“我們必須挑選受過特別考驗、勇敢、能自我犧牲的人，來擔任地下的黨務工作。您要向同志們說明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切危險，然後讓他們考慮自己到底能不能有足够的勇氣。要不，就別讓他們去……您推薦誰去擔任徹爾尼郭夫地下省委的書記？……您考慮過這個問題沒有？”

一聽到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我的臉色是發白呢還是發紅，我只記得我的心臟跳得越來越快。

“我請求留下來做地下工作，”我說。

布爾密士特連科同志沒有立刻就回答。他一面仔細地瞞着

我，一面重複道：

“您考慮過這個問題沒有？”

“考慮過啦！”

“現在我不能給您決定性的答覆，”他說。“無論如何，你到了徹爾尼郭夫以後，還要準備一個候選人。我將把你的請求報告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

我繼續堅持，我說：另一個候選人又得派到基輔去受訓，這就要耗費時間。我早已受過訓練，有能力從事組織工作……

布爾密士特連科同志打斷了我的話：

“回去吧，照我所囑咐的去幹。中央委員會決定以後，會用電話通知您的。”

幾天之後，我已在徹爾尼郭夫，知道我的請求已得到滿足：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推選我做徹爾尼郭夫地下省委的書記。

那時候我是否了解我將怎樣做，有怎樣的艱難工作在等待着我呢？我已經不算年輕了，而且好久不習慣做體力勞動。最近幾年來，我連體育活動也沒有參加。我已經有十二年以上沒有騎馬啦！

從基輔回來的路上，我在汽車裏開始考慮自己的決定。我只是考慮，但沒有動搖。我覺得自己適合幹地下工作，而且我做這項工作一定比做任何工作對黨更有益。

我到了徹爾尼郭夫以後，召集了一次省委會議。我的關於組織地下活動的傳達報告，對同志們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

建立地下組織！這句話聽來就像是書本上的，不是真實的。“布爾什維克的地下組織”——這不是黨史裏的事嗎！雖然我們

這班人年紀已經不小，却是蘇維埃培養大的，應該準備轉入秘密狀態裏去。

當我問：“現在，同志們，你們誰表示贊成？”的時候，屋子裏變得非常寂靜，雖然窗戶是關着的，我却能聽到街上的談話聲。

第一個舉手的是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波布特連科，這件事使我大為驚奇。因為我們深知他是一個老惦着家庭的人。不論是在旅行中，或是在省委會，他一有機會定會談起他的老婆、兒子、女兒、和前妻的兒子。省委第三書記波布特連科是一個卓越的黨務工作者，為人很正直、很老實、能够掌握原則。後來他在地下活動中，特別是在游擊聯隊裏，表現得無比堅決，但有時顯得勇而無謀。不過這是以後的事情。

別人也跟着波布特連科舉起手來。省委會的全體委員都決定留在徹爾尼郭夫省。就在這個會議上，我們任命了一個七人組成的烏克蘭共產黨(布)地下省委。

我們擬定了一些代理人，以防萬一有人被捕；這樣的可能也估計到了。然後我們分派了職務，討論了初步的行動計劃。

不久大家就習慣於新環境了。現在省裏有兩個黨委會：公開的和地下的。後者的存在，除了黨委會委員們以外，誰也不知道。幾天以後，共青團的地下省委也用同樣的方法組成了。它是由巴依科與克拉辛兩位同志領導的。

表面上我兼任了公開的和地下的省委書記，但實際上從那一天起，我差不多就把公開的黨委的全部工作轉交給同志們處理，而自己從事準備那新的、無人知道的生活。

黨中央委員會要求我們省委委員們認真地準備。我們必須預見到一切，包括將來游擊隊的日常生活。